

docsriver.com  
商家本本店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華嚴類

64

鎌田茂雄著  
慈怡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# 華嚴經講話



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---

64

鎌田茂雄著 慈怡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

# 總序

日生

自讀首楞嚴，從此不啻人間糟糠味；  
認識華嚴經，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。

誠然，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、苦海之寶筏，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，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、頂戴感恩的心情！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，古文艱澀，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、望而生畏之憾，因此多少年來，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，以使法雨均霑，普利十方。

一九九一年，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，是年，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「白話佛經編纂會議」，將該套叢書訂名為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。後來幾經集思廣益，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：

一、**啓發思想**：全套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共計百餘冊，依大乘、小乘、禪、淨、密等性質編號排序，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：

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

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

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

二、**通順易懂**：每冊書均設有譯文、原典、注釋等單元，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，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，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，契入妙諦。

三、**文簡義賅**：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，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，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，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。

四、**雅俗共賞**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是白話佛典，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，以達到雅俗共賞、三根普被的效果，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、源流、解說等章節，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、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。

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，諸方賢聖齊來慶祝，歷經五載、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也於此時隆重推出，可謂意義非凡，論其成就，

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：

一、**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**：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，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，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。有鑑於此，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突破窠臼，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，作有系統的整理，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！

二、**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**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、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，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，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，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。

三、**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**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，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，藉此銜接兩岸佛學，使有互動的因緣。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，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，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。

四、**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**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、啓發性、教育性、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，有別於坊間一般「照本翻譯」的白話佛

典，使讀者能充份享受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」的法喜。

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付梓在即，吾欣然爲之作序，並藉此感謝慈惠、依空等人百忙之中，指導編修；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，穿針引線；以及王志遠、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；劉國香、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；滿濟、永應等「寶藏小組」人員的匯編印行。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，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，功竟圓成！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、全力以赴的鉅作，但經義深邃，實難盡備；法海浩瀚，亦恐有遺珠之憾；加以時代之動亂，文化之激盪，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，或有差距之處。凡此失漏必然甚多，星雲謹以愚誠，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，是所至禱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

# 編序

弘一

## 敲門處處有人應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是佛光山繼《佛光大藏經》之後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，以將傳統《大藏經》菁華化、白話化、現代化為宗旨，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，以通俗親切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。

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，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，各種文化、教育事業蓬勃創辦，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，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。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，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。從開始構想、壁劃到廣州會議落實，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；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，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持持，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。



這是一套多層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，取其菁華，捨其艱澀，希望既能將《大藏經》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，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。我們祈望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具有四種功用：

一、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——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，一套《大藏經》就有九千餘卷，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，既不失《大藏經》的法味，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，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，以捨棄龐雜的枝節。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，其間難免有所缺失，謹請十方仁者鑒諒。

二、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——現代人離古愈遠，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，往往視《大藏經》為艱澀難懂之天書，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，亦只能望洋興歎，欲渡無舟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，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，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。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，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，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，兩全為難。

三、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——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可以深入，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，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，不易尋覓捷徑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，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，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，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。然而大陸佛教於「文化大革命」中斷了數十年，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，《寶藏》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，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，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，不易滌除積習，若有未盡中肯之辭，則是編者無奈之咎，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。

四、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——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，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，可惜經文古奧，缺乏現代化傳播，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，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？如何普濟僧俗兩眾？我們希望《寶藏》是百粒芥子，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，使讀者由淺入深，略窺三昧法要。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，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，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，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。

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，已印證在《寶藏》圓滿出版的成就和

近百位學者身上，是《寶藏》的一個殊勝意義。

謹呈獻這百餘冊《中國佛經經典寶藏》為師父上人七十祝壽，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。至誠感謝三寶加被、龍天護持，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，惟願《寶藏》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，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，普濟世界眾生！

# 目錄

原著序	.....	一
譯者序	.....	五
1 沙漠綠洲中盛開之花——華嚴經	.....	七
2 讚佛之歌——世間淨眼品	.....	一〇
3 世界之莊嚴——盧舍那佛品	.....	三四
4 無邊之光明——如來名號品、四諦品、如來光明覺品	.....	四九
5 無礙之境界——菩薩明難品	.....	六四
6 生活中的佛教——淨行品	.....	七九
7 淨心之功德——賢首菩薩品	.....	九四
8 清淨梵行——佛昇須彌頂品、妙勝殿上說偈品、菩薩十住品、梵行品	.....	一〇八

- 9 初發心之功德——初發心菩薩功德品、明法品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- 10 唯心之風光——佛昇夜摩天宮自在品、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- 11 無盡之寶藏——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、菩薩十無盡藏品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- 12 無量之回向——如來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品、兜率天宮菩薩雲集讚佛品、金剛幢菩薩十回向品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- 13 歡喜之妙道——十地品(一)……………一七六
- 14 甘露之法雨——十地品(二)……………一八八
- 15 華嚴力之發揚——十明品、十忍品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- 16 無量數與壽命——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、壽命品……………二二六
- 17 文殊菩薩之聖地——菩薩住處品……………二三〇
- 18 如來之光明——佛不思議法品、如來相海品、佛小相光明功德品……………二四三
- 19 普賢之行願——普賢菩薩行品……………二五六
- 20 如來之示現——寶王如來性起品……………二七〇
- 21 清涼之心水——離世間品……………二八四

22 善財童子求道——入法界品(一) .....	一九九
23 唯一法門——入法界品(二) .....	三二四
24 永遠之求道——入法界品(三) .....	三三七

## 原著序

現代人們所面臨之最大問題，即超越國界屬於世界性之問題；甚者，屬於地球性之問題。諸如臭氧層之破壞、沙漠化之擴大、地球之溫暖化、酸性雨之傷害、熱帶林之破壞、石油流出所引起之海洋污染，以及饑餓、貧困、難民問題等等，其中任何一項問題，都非某一國家所能自行處理者，即為超越一國之國益，屬於地球全體性所必須因應對策之問題。「國際化」，換言之，即全球性之觀點 (globalization)，為九〇年代以至二十一世紀之一關鍵詞句。可謂全地球性之觀點與構思，迄今尚未有如此強烈之需求。

反觀今日地球上之現狀，國家與國家之間、民族與民族之間，不僅紛爭不絕，甚且形成激劇紛爭、對立之場面。然而，從另一角度觀察，利害不同之國家或民族間，彼此是認其立場與主張，而形成融和與統合之局勢者亦甚顯著。

處於如此世界與人類之狀況下，欲尋求新時代之指導原理，即探究新思想體系時，乍現於眼前者，為自利利他之大乘佛教教法，具體言之，即《華嚴經》之教說。

《華嚴經》強調諸法之相互關連性。個體與個體之間不互相侵害，於彼此融和之際，每一個體亦能獨自存在。即一切諸法彼此於完全融和時，同時能彼此有秩序地完全保有自性，此乃《華嚴經》之教法。

中國自古以來，即有自宇宙之視野探討人類之所謂莊子哲學。《莊子》之《齊物論》，乃闡釋萬物一體之思想。莊子將自他互不對立之境地稱為「道樞」。於「萬物齊同」之實在真相中，大即小，長即短，個體即普遍。此思想與《華嚴經》所說「一即多、多即一」，非常類似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之思想，與印度典型之思惟方式——《華嚴經》思想，互相融合而產生者，即中國「華嚴宗」之教說。

唐朝時，被譽為國際都市之長安，為與西域文化交流之重鎮，且極盛一時，「華嚴宗」之思想即形成於此一時期。此即為世界主義者 (cosmopolitan) 所強調之思想。

《華嚴經》之思想，於中國思想史上有甚大之影響，如宋學之形成，或謂即受澄觀之華嚴思想之特色——理事無礙之思想所影響。此外，於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佔重大席次之康有為（公元一八五八——一九二七年）、譚嗣同（公元一八六五——一八九



八年）等，其思想中皆存在著華嚴思想。譚嗣同曾認為華嚴之蓮華藏世界與自然科學之以太學說，頗有類似之處。

本書係將《華嚴經》各品之內容，作簡潔性之介紹。《華嚴經》之教法，非僅止於深遠之哲學條示。《華嚴經》之《淨行品》中，有佛弟子每日必稱誦之「三歸禮文」，有清淨之生活或修行者所必須實踐之德目。又《入法界品》中，詳細敘說善財童子求道之歷程。可謂《華嚴經》為實踐生活上所依恃之重要經典。

在中國之佛教信者中，實踐華嚴教法之修道者不勝枚舉，彼等堪稱為「華嚴行者」。有關《華嚴經》之教法，如何承受？如何實踐？詳細闡明此等問題者，即本書之主旨。因此，作者將此書題為《華嚴經物語》。

本書為使中國人亦能方便閱讀，佛光出版社將刊行中國語版，此實為作者意外之歡喜。如此難解之書，承慈怡法師將之譯為中文，特此表示深謝；又承佛光出版社諸位法師辛勞將此書出版，一并於此致上厚意。

鎌田茂雄 一九九一年七月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商家 本本书店  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  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

## 譯者序

《華嚴經》為大乘經典，部帙浩瀚，或六十卷，或八十卷，欲一睹而過，已非易事，更遑論精鑽細琢。二年前，初抵日本時，於龍谷大學圖書館偶閱《大法輪》雜誌連載之《華嚴經物語》，係佛學大家鎌田茂雄教授之著作。鎌田教授之文章，流利暢順，引據亦皆大眾易於接受者，心想如此創作應讓華語圈內之讀者亦能賞閱，於是，徵得教授同意，遂將譯稿逐期刊登於《普門》。

於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研修期間，承所長井ノ口泰淳先生及渡邊隆生、林田芳雄等先生諸多指導，以及京都大學勝村哲也先生之慇懃鼓舞，於研修之餘，終於將《大法輪》分為二十四期之原著翻譯完畢，於諸先生，特此致上誠摯之謝忱。

本書原題為《華嚴經物語》，為適應中文讀者，將之改為《華嚴經講話》。本書係作者依據六十卷《華嚴經》，並參閱歷代華嚴行者之修持撰寫而成。如此寫作方式，堪稱為創舉。吾等於剖析華嚴教法之同時，更能清楚地了解華嚴行者之實踐生活。誠如作者原序所言，《華嚴經》之教法，非僅止於深遠之哲學條示，於日常生活中，

或修行者之實踐德目，在在皆與華嚴思想息息相關。此即謂《華嚴經》乃修持上一重要之依據經典。

二年來，無視於酷暑嚴寒，逐句將本書中譯完成，藉以希望有緣探究「華嚴」者，能將「華嚴」之實踐德目，弘傳於大眾之日常生活中，讓「華嚴」清淨生活之理想，普遍於社會大眾，以落實宗教之信仰生活。

最後，感謝原作者之慈允，《普門》暨佛光出版社諸編輯同仁之辛勞，本書得以付梓出版，謹以此功德回向法界諸有情，有願皆成。

慈怡一九九一年七月

## 1 沙漠綠洲中盛開之花——華嚴經

### 沙漠之綠洲——于闐

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里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縣，爲南接崑崙山脈之城鎮。公元一九一三年時，稱爲于闐縣；公元一九五九年改稱爲和田縣。此即沙漠之綠洲——昔時之于闐。

和田縣，爲包括自崑崙山系北流之白玉河與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綠洲。因白玉河盛產白玉、黑玉河盛產黑玉而聞名。自河床所採收之玉，古來即爲于闐之特產，西向至伊朗、伊拉克，東向則至中國，爲重要之貿易品。因貿易而令于闐致富。除玉之外，尚有絹布，以及飾樣華麗之地毯、褥墊等，頗受各國珍視。

于闐因位於東西貿易之要地而繁榮，更因吸收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獨特之文化。伊朗系之瑣羅亞斯德教於此盛行，佛教亦傳入，且建有佛寺。

據《北史》卷九十七〈西域傳〉載，於于闐，人民亦重視佛法，寺塔、僧尼甚多

。其王亦信奉佛敎，於六齋日時，必躬自灑掃，以穀物、果物供奉於祭壇。

於城南五十里處，有寺院名贊摩寺。即昔時羅漢比丘盧旃（毘盧舍那羅漢）爲王塑造覆盆浮圖之所。又佛足石上，明顯的留有佛兩足之跡。

于闐西向五百里處，有比摩寺，相傳爲老子爲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場。

如此盛傳佛敎之于闐國之廢墟，現今於和田縣城之南方約二十五公里處，有其古城之遺址，此即史書所謂之「西域」。遺址中殘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築用牆柱。都城南方有石塔，其高約六公尺餘，周圍約六十公尺，四周散置無數泥塑之殘片。石塔附近有房舍之遺址，爲流砂所覆蓋。此處曾發現泥塑之佛像頭，可知此房舍爲寺院之遺址。公元一九七八年冬，曾於此寺院遺址中發現漢代「錢」之貯藏所，據稱曾出土五銖錢（漢代錢之名稱）九十餘枚。

此寺院究竟爲何名稱？據推測，或爲《法顯傳》所云之瞿摩帝（Gomati）大寺。

## 絢爛一時之寺院與行像

老法顯爲求殘欠之律藏，自長安出發之時爲晉隆安三年（公元三九九年，一說公元四〇〇年），恰於鳩摩羅什抵長安之前，亦爲《華嚴經》之譯者佛馱跋陀羅（覺賢）來長安之前七、八年。

法顯與慧景、道整、慧鬼等，爲求戒律，自長安出發，經現在甘肅省西寧，至張掖，又經敦煌，渡沙河，而抵鄯善（樓蘭）。此國約有僧四千餘人，爲一佛教國，然皆信奉小乘佛教。法顯一行於此逗留約一個月，即向西北前進，約行十五日，至烏夷國（焉耆回族自治縣）。烏夷亦爲小乘佛教國，有僧四千餘人。自此再經一個月又五天之行程，始達于闐。

依法顯之記載，可獲知公元四〇〇年前後于闐佛教之狀況。于闐國家富裕，人民信奉佛法，約數萬名僧侶，研學大乘佛教。爲約大於鄯善、烏夷等國十倍之大佛教國。每戶人家門前皆立一小塔，雖爲小塔，其高約二丈餘。

此國中，爲接待旅遊僧或客僧，造有高大僧房。當國王得知法顯一行將至時，特



勅留於瞿摩帝寺，此寺爲大乘之寺，約住三千名僧侶。食堂中之威儀，皆依戒律行事，人衆雖多，卻寂靜無聲，法顯亦頗爲驚歎。

慧景等三人先行出發向竭叉國前進，法顯爲觀此國之佛教儀禮——行像，而自行留下。所謂行像，即將佛像安置於裝飾華麗之花車上，遊行於市區，供人瞻仰。此爲佛誕日之重要行事之一。自印度、西域，以至中國，均以四月八日爲中心而舉行之。于闐國有十四所大伽藍，自四月一日起，即清掃道路、張燈裝飾，並於城門上懸掛飾幕以爲莊嚴。國王、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。研學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，因深受國王之尊敬，故於行像儀式時，均列隊緩步於行列之前。

行像之車輛，於城外三、四里處裝置，其車爲四輪車，飾有高約三丈餘之御殿，七寶莊嚴，幢幡爲飾。佛像立於車中，兩旁爲菩薩像，以金銀裝飾而成之飛天像，則懸掛於半空中。

行像之車抵城門約百步前時，國王即卸去王冠，著新衣，在裸足、捧香華之侍者隨從下，出城門迎接佛像，國王頂禮佛足，爲佛像散華、燒香。

當佛像抵城門時，於門樓上之王妃及侍女等，均紛紛散花供養。

于闐計有十四所大寺，每日一寺行像，十四寺結束時，已至四月十四日。此十四日間，于闐城內皆爲慶祝釋迦佛之降誕而歡愉。

《法顯傳》中，又記載著于闐之另一寺宇——王新寺，王新寺位於城西七、八里處。自創立以來，已有八十年歷史。據云，係歷三位國王之經營始完成。佛塔高約二十五丈，堪稱爲一大塔。塔之建築，以金銀爲主，並飾以衆寶。佛塔之後爲佛殿，佛殿之柱、扉、窗等，皆以金塗之。其間亦有裝飾嚴麗之僧房。五世紀初，于闐之寺院，其堂皇、莊嚴，於此不難窺知。

### 向流沙去之法領與渡海而來之覺賢

於于闐佛教全盛之時，有一漢族之求法者朝于闐而來，其名爲支法領。支法領至于闐時，曾因于闐之大乘佛教興盛，以及大伽藍聳立而興歎不已。支法領自漢地至于闐，乃爲求大乘經典而來。于闐國王信奉大乘教，且自行供養大乘經典。

支法領於于闐滯留時，風聞一重要情報，即于闐國東南三十里處，有險峻之高山，其中秘藏無數大乘經典，由國家派人守護，且嚴禁持出國境。

支法領得知此事，即懇請於國王，請將《華嚴經》讓其持往中國流傳。國王感於支法領之求法心切，特允其請。支法領遂將《華嚴經》之前分三萬六千偈之梵本持歸長安。

此外，與法顯同時出發，向印度求法之智嚴，迢迢抵達罽賓國。於罽賓國見到僧侶們戒律嚴謹之清淨生活，衷心頗有感受，心想：中國之僧侶，有求道之意志，但卻無真正指導之師，因此，於佛道乏人悟得。於是，智嚴即遍求罽賓僧侶，至東土教化。

時人告言：「有佛馱跋陀羅（覺賢）者，生於天竺耶呵利城，姓釋氏，代代崇佛。八歲出家，承佛大先禪師授禪法，現遊化於此。」智嚴聞言，即確知此人乃弘禪、律於中國之人選。

佛馱跋陀羅者，即中國人所謂「覺賢」，此後，即以覺賢稱之。

佛馱跋陀羅承智嚴之懇請，遂決心遠赴漢土，且決定不經絲路，改由海路至中國。

翻越葱嶺以外，自印度經陸路至中國，有二種路線：一即經由喜馬拉雅山脈，即

現今之尼泊尔，再橫斷經西藏，通過青海省，抵達蘭州，再至長安。一即經過緬甸，自雲南入四川，再經長安而洛陽。此中，不論何路，均需攀爬雪山（萬年積雪之高峰），因此，覺賢決意不行此路。

覺賢沿恆河南下，於恆河口附近登船。想覺賢當時所行之路，定為通商之道路。覺賢渡過緬甸，經由泰國，達柬埔寨，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島而至河內、番禺（廣州）。《高僧傳》載其自交趾上陸，其意或謂沿途中之港口，或於緬甸南部上陸，橫斷印度支那半島而達交趾，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國。

自交趾出發後，覺賢充分地發揮其超人能力。即船行至一小島附近，覺賢告知船宜於此停泊。然船主卻以客船順風難值，乃隨風再行，約前進二百餘里，忽遇風向逆轉，船仍被迫返回小島。時，又值順風，眾皆主張前行，惟覺賢反對。不久，乘風前進之船隻皆遭顛覆。其後，於暗夜時分，覺賢告知現宜出發，卻無從其言者。覺賢遂自解纜，僅自船前行。是後，凡逗留該處之船隻皆遭海盜洗劫，或被殺害。

此事說明覺賢頗具有神異之能力，及通曉航海之術。船自交趾出發後，直抵青州東萊郡。山東半島之登州港，古來即為東亞各地海上交通之中心地，自交趾出發，理

應於廣州上陸，卻遠漂至山東半島。法顯亦然，返國時，亦漂著於山東半島青島附近之牢山。

### 持戒之覺賢與破戒之羅什

於登州上陸之覺賢，聞鳩摩羅什於長安，遂前往長安。其至長安之時，據推定當為公元四〇六年或公元四〇八年頃。

覺賢抵長安後，於公元四〇一年至長安之鳩摩羅什甚表歡迎。自西域經涼州，而抵長安，常時飄泊之羅什，或想從覺賢處多少獲些印度、罽賓等地之最新情況。然而，當時以羅什為中心之長安教團，與覺賢之間，似不能融洽相處。覺賢本為嚴守戒律、修持禪觀之禪者。而羅什卻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。於羅什之教團中，覺賢似為不受歡迎之人物。羅什教團之僧眾，頗受後秦國王姚興之護持，然亦因而附會於政治權勢，且常出入於姚興之宮廷內；相反地，從不步入宮中之覺賢，獨自孤高絕俗，因此，頗令人感到不對味兒。被羅什及其教團，包括政治權力者視為異端之覺賢，終於從長安被擯逐。

覺賢與弟子四十餘人離開長安，自西域返國之寶雲亦與覺賢同行。

覺賢一行蒙廬山慧遠之厚愛，遂奔向廬山，承慧遠殷殷款待。公元四一一年，覺賢於廬山翻譯禪經。

約隔一年，覺賢下廬山，西行至江陵。公元四一三年二月，劉裕自江陵欲返建康，邀覺賢同行，覺賢遂至東晉之都，入住建康之佛寺。時建康之僧衆，頗仰慕覺賢孤高之風格，皆致之以敬意。

### 支法領與覺賢之相會——六十華嚴之翻譯

自于闐求得《華嚴經》梵本返回長安之支法領，此時亦離長安抵達建康。聞覺賢住於道場寺，遂商請覺賢翻譯《華嚴經》。覺賢欣然受請，始譯於晉義熙十四年（公元四一八年）三月十日，至元熙二年（公元四二〇年）六月十日完成，費時二年又三個月，此即六十卷之《華嚴經》（晉經、舊經）。

是後，又比對梵本校訂，於永初二年（公元四二一年）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。時筆受者爲法業。法業乃嚴持戒律之僧，通曉小乘佛教之教學，此次筆受《華嚴經》，

實爲中國人理解《華嚴經》之第一人，想法業受此破天荒之教法，死亦可瞑目矣！

時，道場寺之僧衆，頗驚歎於大乘經典《華嚴經》之內容迥異於過去之所學。究竟毘盧舍那佛是何種佛？所謂光明者又若何？過去之佛教從未如此說。甚至有人懷疑是否受瑣羅亞斯德教之影響而說光明？是否爲真正之佛教？

通曉小乘教法之法業，於接觸此一出奇之經典內容後，遂將其要旨撰寫成書，即《華嚴旨歸》二卷。法業乃欲漢土衆人皆能理解華嚴教法，而熱心撰寫。至後時大成華嚴宗之法藏，於其著書中亦謂「大教濫觴，業之始也。」（《華嚴經傳記》卷二）

迄今爲止歎未曾有之教法，《華嚴經》之梵本，若僅置於桌旁，或該受不敬之罪，因而考慮建堂祭祀，此即華嚴堂之建築。位於道場寺一隅之華嚴堂，曾經入內參拜者，或許不僅支法領、法業二人，道場寺之僧衆、一般之信衆，參拜華嚴堂者相信爲數不少。

獲見於沙漠中之第二華嚴經——毘盧舍那羅漢與實叉難陀

公元四〇〇年頃，法顯所見之佛塔、佛殿、僧房完備之于闐王新寺，於經過二百

餘年後，玄奘亦翩然而至。玄奘至此拜訪時，其寺名稱爲娑摩若寺。高百餘尺之佛塔聳立著，靈瑞事跡時可聞悉，從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。

其時，王城之南十餘里處有毘盧舍那寺，爲一大寺。此寺即《北史》卷九十七所述之贊摩寺，係于闐國之先王爲毘盧舍那羅漢所建。毘盧舍那羅漢乃來自迦濕彌羅國之比丘，常於林中入定。王爲之建造伽藍，並請其弘揚佛法。其名爲「毘盧舍那」，恰與《華嚴經》教主同名。

據玄奘之記錄，七世紀前半之于闐，國王頗敬重佛法，自謂即毘沙門天之末裔。國內有百餘伽藍，僧徒五千餘人。與四〇〇年前同爲大乘佛教盛行之國。王城之西南，於牛頭山之斷崖間，建有寺宇一座，寺內所供奉之佛像常放光明。據云，昔時如來曾至此地爲天人說法。

牛頭山之內亦有石室，有阿羅漢於中入滅盡定，係爲等待彌勒佛下生。雖經數百年，但卻不改其姿態。

唐代時之于闐，有名爲實叉難陀（公元六五二——七一〇年，學喜）者。時則天武后尊崇大乘，欲求《華嚴經》完整之梵本。據云于闐有所珍藏，遂遣使者至于闐，



求《華嚴經》之梵本及翻譯者。時應機而來者即實叉難陀。

公元六九五年，始譯於東都大遍空寺，武后亦自臨御法座，撰寫序文。菩提流志與義淨讀誦梵本，復禮、法藏協助翻譯。公元六九九年完成於佛授記寺。此即新譯之八十卷《華嚴經》（唐經）。

唐經與晉經兩者比較，唐經文字較流暢，且內容亦自晉經之「八會三十四品」調整為「九會三十九品」，形態上較為整然。

公元七〇四年，實叉難陀為探視衰邁之高堂老母，遂返回于闐；公元七〇八年應中宗之請，又至長安；公元七一〇年十月示寂，年五十九。火葬後惟舌不壞，遂將之送返于闐。又於長安城北門之外，古燃燈臺附近，建造七層寶塔，時人稱之為華嚴三藏塔。

《華嚴經》為不可思議之經典。不論晉經或唐經，其梵本皆存於于闐。于闐乃大乘佛敎興盛、保存大量大乘經典之所。公元七九八年，般若三藏所譯之四十卷《華嚴經》，並非完本，僅《入法界品》而已。此四十卷《華嚴經》，係公元七九五年，南天竺烏荼國之師子王，將手書之《華嚴經》梵本呈送唐德宗者。

《華嚴經》之二種梵本皆在於闐被發現，此或顯示著《華嚴經》係於于闐編纂之可能性頗大。且如前所述有關於闐之傳說，所謂毘盧舍那羅漢，恰與《華嚴經》之教主同名。

沙漠中之綠洲于闐，即今之和田縣，雖昔時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廢墟，然此地曾為信奉大乘之佛教國，且藏有多數大乘經典，其中之一即《華嚴經》。此經之梵本雖歷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于闐，一於公元四二〇年、一於公元六九九年分別譯成中國之語言。

## 2 讚佛之歌——世間淨眼品

### 天兵與阿修羅之戰

大戈壁沙漠之綠洲都市——和田（于闐），有一出家不久之沙彌，其名爲般若彌伽薄（以下略稱「般若」）。般若頗能嚴守戒律，且時時讀誦《華嚴經》。據稱於于闐藏有不少經藏，如《華嚴經》之原本，若非至于闐則無法獲得。

般若亦於于闐之一寺內所藏經藏中獲得《華嚴經》，且於讀誦時頗有心得。《華嚴經》經文冗長，自始至終詳細讀誦，亦煞費周折。般若費時多年，一心讀誦，常感靈驗事跡。

一日，有不明之異形者二人，出現於般若面前，合掌、禮拜後，於般若之前就坐。般若直覺此二人並非人類，訝異地尋問來自何處。二異形者以手指天，答道：「我倆本居天上，欲帶法師至寂靜之天界。」

稍事停頓後，又道：「事實乃天帝遣我倆前來迎接法師。」

因事出突然，且不可思議，因此，般若甚感驚怖，忘然自失。時，聞空中有聲音道：「不必恐怖，請閉上雙眼。」

般若不由自主地如言閉上眼睛。

一會兒工夫，般若已被帶至天上。但見宮殿華麗、樓閣連立，天帝端坐於寶座上。

天帝見般若至，隨即趨前跪下，說道：「今，天衆與阿修羅戰鬥，卻屢敗於阿修羅，故想請法師誦讀《華嚴經》，引導天兵，以法力打敗阿修羅。」

般若聞言，遂應允其懇請。

於是，般若乘天車，手持天之幢幡，心中默念華嚴經典，天兵等皆勇猛地向強敵進攻。阿修羅衆見此情況，皆退散而去。

天衆見阿修羅敗退，大喜。對般若道：「此皆汝之功勞，爲表示謝意，若有所需請直言無妨。」

般若道：「我並不需他物，僅想要『無上之覺悟』。」

天衆道：「汝之所言，非吾等薄力能及，有何吾等能達到之需求？」

般若仍言，除「無上之覺悟」外，並無所求。

不久，般若自天上返回人間之于闐國。所穿之衣服，因染有天上之香，故散發出馥郁之香氣。直至般若死亡，其香氣仍未消失。

般若自天上返歸人間後，經過數年，與佛同樣，右脇而臥，無疾而終。臨終時曾言：「我將轉生於清淨之佛國土。」

永昌元年（公元六八九年）二月四日，于闐國三藏法師因陀羅波若至長安，止於魏國東寺。時魏國東寺有華嚴宗之大成者賢首大師法藏。三藏法師向法藏提及般若至天上之事，此為距今三十五年前實際發生於于闐之事跡。（《華嚴經傳記》）

上述之中，天之兵衆與阿修羅戰鬥，因讀誦《華嚴經》而擊退阿修羅之事，即顯示《華嚴經》有擊敗惡魔之力。此雖為于闐國所發生之事件，由此可獲知《華嚴經》與于闐國關係之密切。

此外，在韓國，有關《華嚴》之文獻（高麗均如之《釋華嚴教分記圓通鈔》、《法界圖圓通記》、《法界圖記叢髓錄》）中，有五重之海印三昧，此皆為帝釋天與阿修羅戰鬥之說。發生於于闐國之天兵衆與阿修羅對戰之事，係住於中國長安之法藏所

傳述；五重之海印所說帝釋天與阿修羅對戰之事，係華嚴宗第二祖智儼所說，而流傳於朝鮮半島。有關天帝與阿修羅相諍之事，亦載於《正法念處經》（卷十八）；然卻未言及五重海印之事。此實為不可思議之事。

### 雜華莊飾

六十《華嚴經》為三十四品所成，第一品為〈世間淨眼品〉。即敘述以淨眼普照世間之佛陀出現於世，即於摩竭陀國尼連禪河畔，佛陀成道處之聚會。

經文首先描述佛成道之處——寂滅道場之大地、菩提樹、佛座等情況。

其地金剛，具足嚴淨。衆寶雜華，以為莊飾；上妙寶輪，圓滿清淨；無量妙色，種種莊嚴，猶如大海……

誠為絢爛世界之描寫。此外，「以雜華為莊飾」即華嚴之意。華嚴之梵語 Gaṇḍa-vyūha，漢譯為「雜華嚴飾」。據日照三藏云：vyūha 即西國所用以供養之佛具。其形狀有六重，下寬廣，上窄狹，飾以華寶，一一重內皆安置佛像。（《探玄記》卷一）

以雜華莊飾，即華嚴之意。所謂雜華，即一切花之意。不論艷麗如牡丹，或令人憐愛之野菊等，皆屬雜華。即以一切花裝飾佛陀覺悟之道場。

此道場，不僅以衆寶、雜華莊嚴，且有無盡之寶如雨般紛紛而下，更有光明遍照一切處。佛座背後之菩提樹，亦放出毫光普照十方世界。其樹幹爲清淨之琉璃（青玉）所成，一切樹枝、樹葉、花等皆由寶石嚴飾。佛所坐之師子座，廣如大海，以寶華莊嚴，亦散放著光明。

于闐國般若於天上所見之宮殿樓閣，相信定與此經文中所述之莊嚴世界全然相同。即由寶華、寶輪、妙色、幢、香鬘、寶網、雨寶、華樹、佛力、奇特等十種之嚴淨裝飾而成。不論天上界之莊嚴，或地上界之莊嚴，實際上僅爲一種。

其國土之地下，以風輪、香海、蓮華等裝飾；地上則以妙寶、光明、香河、樹網等裝飾。昔時之綠洲都市于闐，自河中可出產寶石，綠洲之樹木蒼翠，爲旅人眼睛休憩之所。又出產寶石之香河中，時時可見太陽光燦然發亮。于闐之國土，或者的確如經文中所述之情況。